

# 中国历史文献学

(修订本)

杨燕起 高国抗 主编

北京图书馆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文献学 / 杨燕起、高国抗等编. —修订版—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9

ISBN 7-5013-2173-6

. 中... . 杨... . 史籍—文献学—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 G25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6800号

书名 中国历史文献学(修订本)

著者 杨燕起、高国抗等编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26153 传真(010)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大32

印张 15

版次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5013-2173-6/G·554

定价 27.00元

## 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不断涌现。杨燕起、高国抗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问世的。经过十多年的检验，这部书已经成为高校教学中颇具影响力的基本教材。最近经过修订，又即将以新的面目与读者见面了。在新版印行之际，再次拜读全书，对其价值又有一些新的体会。

首先，是全书结构安排周密合理。全书分为三编，每编各有一个侧重点。上编为概论，从历史文献学的定义讲起，直至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等诸多理论问题，均一一扼要阐发。中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从先秦两汉到20世纪，时间跨度非常大，作者抓住重要人物、重要典籍和重大事项，将基本线索梳理得清清楚楚。下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或基本知识，系统介绍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传注等若干方面的原理和内容。这样的篇章安排，条理很明晰，既有纵线条的描述，又有横切面的揭示，加上概论，历史文献学的基本内容就显现出来了。

其次，是具体表述简要得体。历史文献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在教材中写什么，如何写，是不能不反复斟酌的。十分难得的是，各位作者对自己承担的章节，都认真下了一番去粗取精的工夫，尽量深入而浅出，写出要点，写出特色来。比如叙述近现代的历史文献学发展状况，对罗振玉、王国维以来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介绍他们的学术活动，评价他们的文献学成就，可以使大家从这些时代较近的人物身上，感受到文献学的具体工作有哪一些，有的还可以继续去做，这对初学者的启迪作用相当大。又

比如叙述文献学的现状与前景，强调历史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对青年学子来说，这是很迫切又很现实的任务，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促使他们走上文献学研究之路。至于文献学基本知识的叙述，各个门类都能在不太长的篇幅内讲得清楚明白，是甚得编纂要领的。

复次，是全书注重理论阐发，具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三编之中，概论部分基本上是前人很少系统论述过的问题。如第二章《历史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民族文化心理与历史文献学的繁荣、历史文献学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特征、其他文化成就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作用三个方面加以阐发，能促使大家对二者的关系予以深思，将以往的历史文献学放到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把握。第四章《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则从历史科学研究与历史文献资料、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学科等四个方面加以阐发，给学科定位，这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是一次积极的探索。中编和下编中，也有不少过去为人所忽略的问题。如20世纪前期索引事业的提倡者与组织者洪业，是文献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以往未予充分注意，中编设专节介绍，使他在文献学史上有了一席之地。在基本知识的介绍中，作者将史源学、藏书史等内容纳入大家的视野，也反映出这部书的学术眼光是很高的。

在上述长处之外，全书还有不少地方可以启人思绪，引导人们向深处开掘。如学科定义的确定性、研究领域的开放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目的的多元性以及研究前景的广阔性诸点，便是我们近日拜读此书后，感到还可深入论述的问题。

顺便指出，历史文献学是一门实用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杨燕起、高国抗等诸位先生编纂《中国历史文献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使读者了解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步骤和方法，以方便他们日后可能进行的有关业务实践。读是书者，在掌握其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后，还得融会贯通，运用到研究过程中去。若有众多学子

以是书为阶梯，登上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殿堂，那无疑是杨燕起、高国抗等诸位先生最大的愿望。我们相信，这一美好的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

周 国 林

2003年8月于武汉桂子山

# 前 言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正在受到广泛重视。为满足一般读者阅读及高等学校历史系开设这门课程的需要，我们合作编写了这部《中国历史文献学》。

本书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认真钻研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注意理论阐发，以探求历史文献学发展的某些规律。在编写中力求独立思考，提出有价值的创见。我们注意了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表述中国历史文献学这一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资料；第二、反映和吸收当前学术界的最新成就；第三、强调实用性，即在介绍某些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要使读者了解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步骤和方法，以方便他们日后可能进行的有关业务实践。

参加本书编写的同志依次为：

- 第一章 杨燕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 第二章 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 第三章 杨燕起
- 第四章 高国抗（暨南大学历史系）
- 第五章 阎崇东（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
- 第六章 张学锋（南京大学历史系）
- 第七章 汝企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王炜民（内蒙古包头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
- 第八章 杨燕起
- 第九章 鲁毅（湖北大学历史系）  
彭忠德（湖北大学历史系）
- 第十章 孙文泱（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刘重来（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第十一章 娄曾泉（厦门大学历史系）

第十二章 周洪（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第十三章 刘春（云南大学历史系）

第十四章 刁晏斌（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

第十五章 彭益林（华中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第十六章 邱久荣（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

第十七章 刘重来

第十八章 董恩林（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

第十九章 苗泼（内蒙古赤峰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

第二十章 张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许多朋友给予我们热情的鼓励，提出了宝贵意见，各编写者所在单位的领导，尤其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古籍整理研究所，以及暨南大学历史系的负责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参加编写的同志中，娄曾泉、刘重来参加了全书的通稿工作。另外，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徐勇同志帮助拟定了编写纲目，李秋媛同志也受邀参加了我们的通稿工作。还有周红蕾、刘萍、张升同志，在具体的编写中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谨此对以上的所有同志，表示我们深切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紧迫，书中的缺点或错误一定不少，敬请专家学者们批评指教，以便再版时修正。书中所引一些当代学者的成果，或有未尽注明之处，亦请谅解！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杨燕起 高国抗

## 修订说明

本教材此次修订是这样的：

1、原有的上、中、下三编及二十章的体例结构保持不变。下编各章内容的先后次序原为目录、传注、校勘、版本、辨伪、辑佚、史源、编纂、藏书、相关学科和相关文献，现调整为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史源、传注、编纂、藏书、相关学科与相关文献，以使相互之间的联系更为科学。

2、除各章内容作一般的修订外，另分三种情况：

（一）由原编者重撰或较多增订的有第十一、十六、十九章；

（二）较多增订或改撰的章节有

第八章 第八节 张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第十章 蒋宗福（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第十二章 邓瑞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第十四章 第一节 刘重来（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第十五章 张升

（三）新增撰了三节

第七章 第一节 汝企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第九章 第十节 杨昶（华中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第十一节 曾贻芬（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3、原拟对上编第二、三、四章进行调整或重撰，但对于历史文献学的总体认识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具体如何加以修订尚需商榷，故暂保留原貌，待条件成熟后当随即实施修订。对此，亦请学者们能多提出宝贵意见。

另外，为促进本教材的科学编纂和修订，以便更有效地加以使

用，特组成编纂委员会，其成员为向燕南、阎崇东、张学锋、汝企和、王炜民、鲁毅、彭忠德、孙文泱、刘重来、娄曾泉、周洪、刘春、刁晏斌、彭益林、邱久荣、董恩林、苗泼、张积、蒋宗福、邓瑞全、张升、杨昶、曾贻芳、晁福林、汪受宽、张衍田、周少川、曹书杰、杨绪敏、徐适端、刘筱红、刘萍、高国抗、杨燕起。最后要向为本书题签的启功先生和帮助联系的侯刚先生，以及为本书撰写序言的周国林先生表示真诚的感谢！

编 者

2003年5月20日

#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修订说明.....	1
目 录.....	1

## 上 编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文献.....	1
第二节 历史文献.....	5
第三节 历史文献学.....	7
第四节 学习历史文献学的意义.....	10
第二章 历史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14
第一节 民族文化心理与历史文献学的繁荣.....	14
第二节 历史文献学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特征.....	17
第三节 其他文化成就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21
第三章 时代与历史文献学.....	27
第一节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历史环境.....	27
第二节 时代的政治要求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	30
第三节 时代治乱与历史文献的聚散.....	34
第四节 学术思想的演变与历史文献学的发展.....	36
第四章 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	41
第一节 历史、历史学、历史科学.....	41
第二节 历史科学研究与历史文献资料.....	43

第三节	历史文献资料的占有与历史文献学.....	46
第四节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学科.....	53

## 中 编

第五章	先秦两汉——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立时期.....	59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文献整理工作.....	59
第二节	司马迁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66
第三节	刘向《别录》与刘歆《七略》.....	70
第四节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74
第五节	郑玄校注群经.....	76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长时期...	79
第一节	图书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79
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注释和校勘学成就.....	82
第三节	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颜师古的《汉书注》 .....	86
第四节	唐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	90
第五节	刘知几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93
第七章	两宋元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繁荣时期.....	97
第一节	北宋馆阁校勘的空前发展.....	97
第二节	宋代类书的编纂.....	100
第三节	宋代官修书目与私家书目.....	102
第四节	郑樵的历史文献学理论成就.....	105
第五节	方志体例的确立和方志学的形成.....	107
第六节	两宋历史文献学的其他成就.....	110
第七节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116
第八节	丛书辑印事业的发展.....	118
第九节	《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值.....	121
第十节	胡应麟、祁承 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123

第八章	清——中国历史文献学的鼎盛时期.....	127
第一节	集古代目录学之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	127
第二节	章学诚的目录学理论体系.....	131
第三节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	135
第四节	清代校勘学的繁荣.....	137
第五节	清代版本学的兴盛.....	141
第六节	清代的注经、辨伪成就.....	146
第七节	清代的考史、补志成就.....	149
第八节	清代辑佚学的蓬勃发展.....	153
第九章	近现代——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变革时期.....	157
第一节	罗振玉、王国维对出土文献的研究.....	157
第二节	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学理论.....	160
第三节	胡适倡导整理国故的理论和方法.....	164
第四节	洪业与引得编制.....	169
第五节	张元济的古籍出版事业.....	173
第六节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的新考据学.....	177
第七节	陈垣对传统文献学的总结和开拓.....	181
第八节	王重民的目录学成就.....	185
第九节	郭沫若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190
第十节	张舜徽与历史文献学学科的构建.....	193
第十一节	白寿彝与历史文献学的建设.....	198
第十章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现状与前景.....	205
第一节	历史文献学的新成就.....	205
第二节	历史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	225

## 下    编

第十一章	目录学.....	243
第一节	图书目录的重要作用.....	243

第二节	图书分类法的演变.....	245
第三节	各类图书目录.....	252
第四节	图书目录的检索.....	263
第十二章	版本学.....	266
第一节	版本与版本学.....	266
第二节	古籍版本发展史.....	268
第三节	古籍版式与装帧制度.....	277
第四节	古籍版本分类.....	282
第五节	古籍版本鉴定.....	288
第十三章	校勘学.....	294
第一节	校勘与校勘学及其源流.....	294
第二节	校勘的必要性.....	296
第三节	校勘方法.....	302
第四节	校勘原则.....	315
第十四章	辨伪学.....	318
第一节	辨伪及其意义.....	318
第二节	伪书出现的原因.....	329
第三节	辨伪方法.....	331
第四节	伪书的价值.....	335
第十五章	辑佚学.....	337
第一节	辑佚与辑佚学.....	337
第二节	辑佚的产生及意义.....	340
第三节	辑佚的发展.....	348
第四节	辑佚的方法.....	354
第十六章	史源学.....	359
第一节	史源学及其方法.....	359
第二节	史源学的功用.....	364
第十七章	传注学.....	379

第一节	传注诸名称.....	379
第二节	传注的源流演变.....	381
第三节	传注的内涵.....	385
第四节	古籍今注方法六则.....	387
第十八章	编纂学.....	392
第一节	编纂体裁.....	392
第二节	编纂义例.....	397
第三节	编纂过程.....	403
第十九章	藏书史.....	409
第一节	藏书的先决条件.....	409
第二节	历代官私藏书概况.....	412
第三节	官府藏书.....	417
第四节	寺院藏书和书院藏书.....	423
第五节	私人藏书.....	426
第二十章	历史文献学的相关学科与相关文献.....	432
第一节	金石学与各类出土文献.....	432
第二节	历史档案学.....	439
第三节	地方文献.....	444
第四节	少数民族文献.....	448
第五节	宗教学文献.....	450
第六节	医药学文献.....	454
第七节	农学文献.....	456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文献

文献的本义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近代的刘师培进一步在《文献解》中说：“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

所以，“文”指典籍文章，“献”指古代耆旧先贤的见闻、言论，及他们所熟悉的各种礼仪，也包括耆旧先贤的事迹经历。在我国古代，因为文字和书写工具的困难，关于历史及其知识的传授，除了通过少量的文字记载之外，很大一部份需要通过口耳传闻。而且时间越久远，口耳传闻的作用就越大，直到汉代，经义的传授还存在这种情况。比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依这样的说法，可见《左氏春秋》在编写之前，就有一个口耳相传的过程。《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起始于战国时的公羊高，经几代口传，到西汉景帝时，由公羊寿和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可见它正式成书之前是口耳相传的。就是《论语》也不是孔子自己写定的，而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

语”，后来才由“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的。由于不可能大量进行文字记载，古代关于社会历史、政治、礼制、习俗等方面的许多知识内容，保存在某些承担着“口耳相传”作用的人的脑子里，而一些需要了解这方面知识的统治者和士人，就需要向这些掌握着知识的“贤人们”去请教，所以先秦古籍中保留着很多关于问政、问礼、问事的记载。我们今天是通过这些记载了解了古代历史社会的一些情况，但在没有记载之前它们的存在状态就是“口耳相传”。一件事，一种制度，一种礼仪，要使他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继续保留下来，进行传授的人不仅需要有较高的知识，而且还应有很强的记忆力，思想上还要忠实，不矫揉造作，缩小夸大等等。因此，他们是一些被人们尊敬的人，所以给予他们以“圣”、“善”、“贤”的美称。这些由贤人所传授的知识内容，区别于文字记载，也是当时根本不可能有文字记载的，其始初意义就叫做——“献”。“献”之“贤”意，亦有《尚书》的文字可鉴。《虞夏书·益稷》有“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这里“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是说“各诸侯国的众位贤人，都是您的臣子”，“献”，就是指“贤人”。这个引证同样可以说明，“文献”一词的原意是指典籍与宿贤。

依据这样的理解，《论语·八佾》所记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夏、殷的礼制我都能说得出来，只是夏、殷后代的杞、宋两国文字所记载的和贤士大夫们所了解与习行的，都因为缺乏必要的材料不能加以证实；要是这两方面的材料充足的话，那么我就能够对礼制加以验证了。这表明了孔子已经认识到了叙述史事必须有文献作为根据。

文献含义的演变 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名其所著书曰《文献通考》。其书《总序》有云：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徵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

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在这里，马端临将文与献，作为叙事与论事的根据：“文”是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是臣僚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文献通考》分24门，记历代的典章制度，写作形式是：凡书本记载都顶格，凡名流贤者的议论都低一格，文与献既相互结合，又区别清晰。仔细研究起来，他所说的“文献”与始初意义上的“文献”，在性质上已经有所不同了。前面说过，始初意义上的文献，“文”是指文字记载，“献”是指贤者的口传及其身之所习，而现在变成文为叙事，献为论事了。在马端临的论事中凡是当他采录时可以见诸文字的，如臣僚之奏疏，稗官之记录，明显的在古代还是属于“文”，至于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凡是已经写成为文字的，自然也还是属于“文”，只有他直接听来的当时人的一些议论，而由他著录为文字的很少一部份才符合于始初意义上的“献”的含义，实际上在文字运用和书写、印刷都已发达起来的情况下，这种意义上“献”的部份是很少的，这反映时代变化了，人们对“文献”的理解与解释也在发生变化。

但是古代的“献”义，直到今日还是保存着它的遗迹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它还在发挥着作用，比如将口耳相传听来的内容写入著述中的情况还是有的，而一些文化风俗中礼仪的演习也还需要去请教那些熟悉掌故的人。

不过，从马端临已经变化了的“文献”的含义中，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叙事还是论事，他所指的文献仅包括着文字记载，非文字记载的方面不属于他所说的文献范围。在他的言论的影响下，关于文献的认识，便只限于一般的文字记载，不能表达为文字记载的东西，则不能称之为文献。文字记载常常著录为图书、典籍，因